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。

昨天我們學習到「依於仁」，附錄一，依於仁，今天接著來學習「（體）志道」。這個是體、相、用，雪廬老人用佛經術語名詞來解釋志道這兩個字，志於道。

「道即本心。寂照湛然。真心初動。（因）生三細。謂之業相。（參《大乘起信論》）」這是首先先給我們講道，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心，也就是我們平常在佛經上看到自性。道它寂照湛然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真心初動，真心不動，真心一動就生三細相，因是從三細，三細謂之業相，心有動了，就生了三細的業相。雪廬老人給我們介紹參考《大乘起信論》。

「今天再講據德，追本求源，如佛說四諦法，先講果後講因，苦是果，集是因，集合苦因而得苦果。」「若先講因，大家不信」，因為因種下去還沒看到果，所以講這個因大家不相信，「所以要先講果」，果大家都看到了。「這一章的講法，吾採用這個方法。」先講果，後講因。

「仁由德來，德自道來。」這個就先講果，再講因。「這個講法前無古人」，這個古人沒有這個講法，「必須學佛」，學了佛才知道用這個講法。「如孔子、顏子、曾子、子思因功夫到了，雖然沒有學佛，但是英雄識英雄，英雄所見略同。孔子就是佛，宋儒亂批評，對道、佛二教也虛妄解說，以為佛出世，道超世，儒世間。其實不然，佛法三段都有，孔子、老子也是如此。」佛有出世、有超世、有世間，三段都有，孔子、老子也是這樣。「他們不甚明白

，吾也不甚明白，只因學佛六十餘年的功夫，與他人不同。」這是雪廬老人講，宋儒他們不是很明白，他自己也不是很明白，只是因為他學佛了，六十幾年的功夫，與其他的人不同，在佛法這上面下的功夫深。「昔日吾很狂，今日才知不行」，雪廬老人講年輕的時候也是很狂的，愈學愈知道不行，「文理還不懂，何況道？更不懂道了」。

「《起信論》，民國的內學院研究唯識，梅大士教吾學唯識念佛，內學院以為《起信論》是後人造的，不是馬鳴菩薩造。」這個是有很多人講，不承認《起信論》是馬鳴菩薩造。「《華嚴疏鈔》為唐人注解，不敢離《起信論》，也不敢毀謗、反對《起信論》。另外有人也以《楞嚴經》為偽經，毀謗這一經一論。」現代有人就是這樣毀謗，毀謗《楞嚴》、毀謗《起信論》。「國之將亡必有妖孽，佛家也出妖孽。」這是佛法的衰相，所以出了這些妖孽來毀謗經論。

「為什麼提《起信論》？想明白道、德，必得講起論。儒書說，性與天道，孔子罕言，因人們不懂，所以少說。仁怎麼從道德出來的？必須依佛家說的，吾採《起信論》的三細六粗。要緊在三細六粗，我們斷惑可斷六粗，三細在八地以前還不懂」，這三細相八地菩薩以前還不懂，「如何斷？這必須懂佛理，用功夫的人才知道，所以善導大師《四帖疏》的序今人就不懂」。

「道是真如本性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不變樣就是性。靜靜不動才能照，寂才可照，寂和照這是一回事，如水靜才能照東西。」這個水完全平靜了，它才能照外面的景象。「古時候沒有鏡子，叫做鑑，從金從監」，左邊是金，右邊是監察的監，合起來就叫鑑。「銅盆裝水，照時看水。後來漸漸進化，冬天結冰，改進用銅鏡，若水起紋便不能照，必須靜止才能照，寂照湛然，真心就是

如此。」真心它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寂照同時。

「但是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無明從何而來？就是一起念頭。禪宗觀心、參話頭，參話頭是後來的方法。凡是學佛，萬法一念不起才成功，一念不起是寂。冰也一念不起，但是冰不能照，所以必須能照，照則動，一動就不照了。才初動念頭時，性是善是惡？無所謂善惡。但已經動了，一動便有二動三動，真心初動叫業相，有了事情，什麼事？好壞沒說，這是第一相，這時仍是道。」最初那個動，它也沒有好壞、是非善惡。第一相這是道。

「（相）據德。動而不覺，有見則昏。昏生妄境。立覺復明，滅昏除妄，即行有所得。故《禮·大學》曰：在明明德。明德四目：動即是格物。覺即是致知。明即是誠意。得即是正心。」這是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配上覺來解釋。

「先培智能。好學近乎智。」

「再看據德，德與道連著的。心一動，動而不覺，起了念頭，自己還不曉得，便有了見，這個見是昏而不明，如此就不寂照了。這是《起信論》講的，孔子都懂。一動就昏，第二步昏生妄境，因為見必須看東西，找對象，為境界相，這是三細。心最初一動時什麼也沒有，二動就昏，三動生妄境，幻化生出許多虛假的東西。這三層，八地以前不懂，為心念初動的三細，《起信論》說：無明為因生三細，一有境界相後，便境界為緣長六粗，就會造業受苦。我們都是業繫苦相，沒有不受苦的，孔子、顏子、曾子、子思等都沒有這些。」

「但是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，心動時只要一覺悟就行了。」「如果不覺便昏」，沒有覺悟過來就昏了，昏暗了，「就有見」。「一覺便不致於有見，就無妄境」，就沒有這些虛妄的境界。「這叫立覺復明，一動立時就覺悟，心仍然是光明的，也沒有見，也生不

出妄境，沒有見、境二細。心要立時覺悟才光明，但是能永遠這麼覺嗎？不能，仍有見、境、六粗，一動便有二、三，三生萬物，參禪就是使心一念不起。」

「孔子的境界，心一動便能覺悟，使心保持光明。知道這明不能接繼」，不能接下去，不能繼續下去，「所以必須時時觀修」，也就是我們佛家常講的，要時時提起觀照的功夫。「孔子懂，心一動便覺而明，就要修，所以有修德。性不能修，天然的性」，自性、本性「沒有修的必要」。「修德以後，無見便不會生境界，虛幻妄境不會生出來，到此止住就是有所得，如《心經》說的無智亦無得。」

「立覺復明」，立刻覺悟就恢復光明。「有了得就不是昏德，成了明德，這就是《大學》說的在明明德。《六書精蘊》說，德，行道有得於心為德」，我們現在講心得。「行道就是修德，修道之謂教。心時時的修，不生妄境，便有所得了。這是說內在功夫。」

「朱子注解《大學》說，凡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，須窮其理。事實上，理不在外，如何窮？格物、致知是二件事」，是兩件事，「格物是來了事，致知是覺知，所以《禮記·大學》說，在明明德。在明二字，就是修道，使心成為明」。

「明德有四條，叫明德四目，動了本性，一動叫格物，有了事情了。真心初動，致知為覺，覺便是知道了，一覺便是知道了。必須日久天長的修，使明能熟，觀修就是正心。所動的是心，所以必須觀修，妄念去除便是誠意。當迷惑顛倒去除了，這不是真誠嗎？」

「這四條，格物的時候還不行，若致知就已經不是昏德，是明德。若明德保持不住，只要觀修心正就行了。心不偏不邪，這必須誠意，誠意是天之道也，這是內在的功夫。誠之者，才是人之道也

。這四層是明德的四目，明德是四目的綱。」

「講這一段有什麼用？這是先培知能，要行仁的事業，必須先有真知灼見，才有真能力，才能辦事，心壞如何能辦好事？這就是王陽明說的良知良能，在《中庸》說是三達德。據於德是智，由好學而來，好學近乎智。觀修、正心不是一天的功夫，意誠要無妄無惑。孔子無三細，不就是佛了嗎？這一篇，你們研究一個月，能講就不錯了，這是培養各人的智能。仁就是由道德而來。」

好，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那下面還有游藝，「游於藝」，附錄一，後面講藝，藝術這個藝，我們明天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